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二)

袁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舊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二)

袁樞著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70967
書叢本基學國

類號 083.11 / 4041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三十二下

兩稅之弊

唐高祖武德七年。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八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玄宗開元九年。詔括天下逃移戶口。議定賦役。事見姦臣聚斂。

肅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爲羣盜。州縣不能制。

代宗大曆十四年。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故久不

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爲官爲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民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爲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貞元三年。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爲軍資。點募自防。泚旣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

61013
51522

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爲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秋九月。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爲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十年夏五月。陸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若綾若絕。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土。輸布二丈五

074638025

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爲必當。其悔乃亡。兵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調庸法。分遣使者。搜擿郡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旣收入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賦所入者。唯布麻繒纈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心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

庸出絹調出繒纒布。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旣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爲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恆代惰游賦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齊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

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裴延齡姦蠹

唐德宗貞元八年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旣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爲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己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九年秋七月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廢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

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十年秋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卽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冬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掎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又難以備

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又曰：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旣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爲太子賓客。十一年春二月，陸贄旣罷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充、衛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銛黨於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奈何？以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爲信，遽還宮。夏四月壬戌，貶贄爲忠州別駕，充爲涪州長史，滂爲汀州長史，銛爲邵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卽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

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爲妄。不之省。

十二年春三月。以戶部侍郎裴延齡爲戶部尙書。使職如故。秋九月丙午。戶部尙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吐蕃叛盟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秋八月。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爲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德宗建中元年。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治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卽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旣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而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五月戊辰。以韋倫爲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爲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爲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爲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遣其相論欽明思等入貢。

二年春三月。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于吐蕃。崔漢衡至吐蕃。贊普以敕書稱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又雲州之西。當以賀蘭山爲境。邀漢衡更請之。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爲之改敕書。境土皆如其請。

三年夏四月庚申。吐蕃歸羈所俘掠兵民八百人。秋九月癸卯。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蕃歸。贊普遣其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冬十月。遣都官員外郎樊澤使于吐蕃。告以結盟之期。

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尙結贊盟于清水。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夏四月。上命宰相尙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六月庚午。答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至自青海。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秋七月甲申。以禮部尙書李揆爲入蕃會盟使。壬辰。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爲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興元元年春正月。吐蕃尙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夏四月。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曹子達擊破韓旻於武川亭。五月。吐蕃旣破韓旻。大掠而去。上甚憂之。以問陸贄。贄具言吐蕃形勢事。兩事並見藩鎮連兵。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

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

貞元二年秋八月丙戌。吐蕃尙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西部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吐蕃遊騎及好時乙巳。京城戒嚴。復遣左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爲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尙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尙結贊僅而獲免。尙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以計去之。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沙堡。壬申。遇吐蕃衆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尙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癸酉。軍于合水之北。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十一月辛丑。吐蕃寇鹽州。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衆犇鄜州。吐蕃入據之。十二月。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衆去。遂據

其城。又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棄之。又陷麟州。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趣鹽州。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彧。彧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逵嘗爲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上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爲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澣充入吐蕃使。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銛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尙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彊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衆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頗熱。

俱入朝論之。會滉薨，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己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請以鄭雲逵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君牙樂壽人也。丙午，以君牙爲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爲，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爲臣。」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尙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其衆乏馬，多徒行者。崔澣見尙結贊，責以負約，尙結贊曰：「吐蕃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者，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來欲踐修舊好，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爲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尙結贊曰：「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爲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尙書崔漢衡爲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爲判官，特進宋奉朝爲都監。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尙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梨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之。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

中使勞問玄佐。玄佐臥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爲用。故也。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尙結贊與瑊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尙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瑊自幕後出。偶得它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千餘人。崔漢衡爲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兵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瑊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元光以輜重資瑊。與瑊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

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恆齎詔遣尙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甲戌。尙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弇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柰何拘其子孫。命弇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尙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六月丙戌。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尙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病不視事。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尙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壬寅。李泌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泌謂上曰。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凡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

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柰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四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治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七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秋八月，吐蕃尙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戊申，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

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老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口。悉送安化峽西。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衆復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却之。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寘之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爲斥候。連雲旣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爲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扞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由是涇州常苦乏食。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游瓌擊却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衆五千歸汧州。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

四年春二月。劉昌復築連雲堡。夏五月。吐蕃三萬餘騎寇涇邠寧慶廊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秋九月庚申。吐蕃尙志董星寇寧州。張獻甫擊却之。吐蕃轉掠廊坊而去。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寇西川。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韋臯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十一月。吐蕃恥前日之敗。復以衆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蠻。韋臯命韋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雋州經略使劉朝彩等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五年冬十月。韋臯遣其將王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于雋州臺登谷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旣死。臯所攻城。

柵無不下。數年盡復。舊州之境。

七年秋八月。吐蕃攻靈州。爲回鶻所敗。夜遁。九月。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尙結心。

八年夏四月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吐蕃乃退。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秋八月。韋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

熱。

九年。初。鹽州旣陷。塞外無復保鄣。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木波堡。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夏五月。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旣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無敢誰

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帥。無裨補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彊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旣縱掠。

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請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條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韋臯遣大將董勔等將兵出西山。破吐蕃之衆。拔堡柵五十餘。

十年。韋臯奏破吐蕃於峨和城。

十一年冬十月。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約。不許。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

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曩城鹽州。用兵

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

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

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糧芻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

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

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智井。果得甘泉。

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六月，韋臯奏，雋州刺史曹高仕破吐蕃於臺登城下。

十四年冬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臯約共擊吐蕃，臯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冬十二月，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雋州，異牟尋與韋臯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十六年夏五月，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吐蕃數爲韋臯所敗，是歲其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

十七年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己丑，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鋒，曜之子也。僧延素爲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之五代孫也。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敕韋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紓北邊患。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九月，韋臯奏大破吐蕃於雅州。韋臯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臯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

十八年春正月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乙亥臯遣使獻論莽熱上從之

十九年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頰熱入貢六月壬

辰遣右龍武大將軍薛仵使于吐蕃

二十年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

憲宗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郝玘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於臨涇以鎮將郝玘爲刺史

四年初平涼之盟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叔矩皆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之詣闕號泣上表乞從其請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請和隨又五上表詣執政泣請裴垪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秋九月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

五年夏五月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柩

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犇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

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泌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十年冬十一月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十一年春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

十三年冬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甲午。鹽州奏吐蕃引去。

十四年春正月。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修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歸國。秋八月癸酉。吐蕃寇慶州營於方渠。冬十月。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

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其

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不可勝計。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

十五年春二月。吐蕃寇靈武。三月。吐蕃寇鹽州。冬十月。党項引吐蕃寇涇州。連營五十里。癸未。涇

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郟王府長史邵同爲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好使。初。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爲弔祭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旣而吐蕃爲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爲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戶。渭州刺史郝玘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慍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爲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尋亦皆退。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

穆宗長慶元年夏六月辛未。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尙書論訥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冬十月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

二年夏六月。吐蕃寇靈武。壬子。吐蕃寇鹽州。八月。劉元鼎還。

文宗太和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犇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臯沒身恨不能

致者也。事下尙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旣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屬。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旣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舂。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旣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卷第三十三

藩鎮連兵涇原之變

李懷光之叛附

唐肅宗乾元元年冬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

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爲善者勸，爲惡者懲，彼爲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爲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爲下者，常眇眇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爲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爲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敍，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寶應元年冬十一月，史朝義之敗於衛州也。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恆趙深定易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丁酉，以張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統恆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寶臣裨將王武俊說寶臣來降，及復爲節度使，擢武俊爲

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

代宗廣德元年春正月。史朝義往幽州發兵。其將田承嗣留守莫州。以城來降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亦請降。事見安史之亂。閏月癸亥。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初。長安人梁崇義以羽林射生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崇義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衆心。瑱之入朝也。命諸將分戍諸州。瑱死。戍者皆犇歸襄陽。行軍司馬龐充將兵二千赴河南。至汝州。聞瑱死。引兵還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拒之。充犇房州。崇義自鄧州引戍兵歸。與昭及副使薛南陽相讓爲長。久之不決。衆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爲帥。崇義尋殺昭及南陽。以其狀聞。上不能討。三月甲辰。以崇義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夏五月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幽莫媯檀平薊爲幽州管。恆定趙深易爲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爲相州管。魏博德爲魏州管。滄棣冀瀛爲青淄管。懷衛河陽爲澤潞管。六月庚寅。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爲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爲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二年春正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

永泰元年夏五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好遊畋。營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

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爲帥。希逸犇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師。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邈爲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大曆三年夏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泚。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閏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爲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希彩知幽州留後。冬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爲節度使。

七年。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悖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北。其弟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冬十月辛未。以泚爲檢校左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爲帥。平僞許之。旣而讓其叔父峴。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壬午。制以峴知留後。秋八月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秋。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爲用。滔至上大喜。勞賜甚厚。九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爲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九年春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夏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仍爲之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朱泚入朝，九月庚子至京師。冬十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使作亂。

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寧，帥其衆歸承嗣。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之。寧奔洺州，上表請入朝，許之。乙巳，朱泚表請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之。昭義裨將薛擇爲相州刺史，薛雄爲衛州刺史，薛堅爲洺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戊申，上命內侍孫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癸丑，遣大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攻衛州。二月乙丑，田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據相衛四州之地，自置長吏，掠其精兵良馬，悉歸魏州。逼孫知古與其巡磁相二州，使其將士割耳髡面，請承嗣爲帥。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留後。三月乙巳，薛寧詣闕請罪，上釋不問。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爲田承嗣所輕，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正以告寶臣，寶臣謝教，敕不謹，封杖授承嗣使撻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貶承嗣爲永州刺史，仍命河東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博。若承嗣尙或稽違，卽令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自餘將士弟姪苟能自拔，一切不問。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丁未，李正己攻德州，拔之。李忠臣統永平河陽懷澤步騎四萬進攻衛州。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將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衆降李寶臣。甲戌，承嗣自將圍冀州，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

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軍繼至。承嗣燒輜重而遁。孝忠本奚也。田承嗣以諸道兵四合。部將多叛而懼。秋八月。遣使奉表請束身歸朝。己丑。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州。九月。李寶臣李正己會于棗強。進圍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兩軍各饗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言。正己恐其爲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南度河屯陽武。寶臣與朱滔攻滄州。承嗣從父弟庭玠守之。寶臣不能克。冬十月。盧子期攻磁州城。幾陷。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田承嗣懼。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凡今日所有。爲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廷。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旣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緡。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慚。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尙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玉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蔑不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滔軍於瓦橋。寶臣

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會衣它服得免。寶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武軍使昌平劉忬守留府。寶臣知有備，不敢進。承嗣聞幽恆兵交，卽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寶臣旣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爲易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十二月，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屢爲之上表，乞許其自新。十一年春二月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朝。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夏五月，汴宋留後田神玉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鑿，北結田承嗣爲援。癸巳，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後。乙未，以靈曜爲濮州刺史。靈曜不受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爲汴宋留後，遣使宣慰。秋七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敗李勉。李靈曜旣爲留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爲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八月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靈曜之謀主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問計。昌爲之泣陳逆順，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爲宋州刺史，憑爲曹州刺史，隱金爲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于鄆州。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滎澤。淮西軍士潰去者什五六。鄆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戊辰，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於雍丘。

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於匡城乘勝進軍汴州乙巳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數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靈曜至韋城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讓之不入汴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並加同平章事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真兼知磁邢兩州留後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徙治汴州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尙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真仍領懷澤潞留後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庚午悉復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冬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涇州還京師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行營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癸卯以納爲青州刺史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

復郢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常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十三年秋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許之。

十四年春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爲才。使知軍事。而諸子佐之。甲申。以悅爲魏博留後。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

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爲衆所服。希烈因衆心怨怒。三月丁未。與大將丁勣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上以其有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師。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潁二州。徙鎮汴州。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旣請復姓。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夏四月癸未。復賜姓李。五月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爲節度使。辛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爲河東節度使。六月庚戌。以朱泚爲鳳翔尹。秋九月甲戌。改淮西爲淮寧。

德宗建中元年。初。左僕射劉晏爲吏部尙書。楊炎爲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卽位。晏久典利權。衆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炎乃建言。尙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正月甲子。詔天下錢穀。皆歸金倉部。罷晏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十萬人。符下罷。

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爲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楊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爲今邊備尙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爲沮己徵秀實爲司農卿丁未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移軍原州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爲別駕元載遺策語在吐蕃入寇上用楊炎之言託以奏事不實己酉貶劉晏爲忠州刺史癸丑以澤潞留後李抱真爲節度使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原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爲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爲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爲邠寧帥卽誅溫儒雅等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罪而爲戮今又來此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爲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代懷光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五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叛人必爲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

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陸於唐。不爲發兵。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卽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六月。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日。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秋七月。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之。已丑。乃下詔賜死。天下冤之。八月丁未。加盧龍隴右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盧龍隴右節度如故。以舒王謨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以涇州牙前兵馬使河中姚令言爲留後。謨。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節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之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子士真。士真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得全。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它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爲寶臣表。求令惟岳繼襲。上不許。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且諭之。惟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自爲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上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

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爲備。至是，悅屢爲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曷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爲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恒鄆共爲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內，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真聞李惟岳之謀，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衰絰之中，遽欲負國，此甚不可。勸惟岳執李正己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則旄鉞庶幾可得。惟岳然之。使真草奏。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奈何一旦棄之？且雖執其使，朝廷未必見信。正己忽來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王武俊等皆敬憚之，爲寶臣所忌。從政乃稱病杜門。惟岳亦忌之，不與圖事。日夜獨與胡震王它奴等計議，多散金帛以悅將士。從政往見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之際，皆言爲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爲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仇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滔與吾擊柝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

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按兵不進。且爲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尙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爲乎。爲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因言惟誠且令攝事。恩命決於聖志。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吾亦知爾素疎忌我。願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及左右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乃復歸杜門稱病。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衆心。其母妹爲李正己子婦。是日惟岳送惟誠於正己。正己使復姓張。遂仕淄青。惟岳遣王它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劉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悅等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己等益懼。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晏比乎。會汴州城隘廣之。東方人訛言上欲東封。故城汴州。正己懼。發兵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完聚爲備。與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河南士民騷然驚駭。永平軍舊領汴宋滑亳陳潁泗七州。丙子。分宋亳潁別爲節度使。以宋州刺史劉洽爲之。以泗州隸淮南。又以東都留守路嗣恭爲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旬日。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嗣恭二道。仍割鄭州隸之。選嘗爲將者爲諸州刺史。以備正己等。楊炎旣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譏斥朝廷。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爲名。實使之密諭節度使。云晏昔附姦邪。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隱而未發。乙巳。遷炎中書侍郎。擢盧杞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丙午。更汴宋軍名曰宣武。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兵勢寡弱。禮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爲閹宦所讒。遷延稽命。及代宗嗣位。不俟馬入朝。猶

不免族誅。吾歲久疊積，何可往也。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屢請討之。崇義懼，益修武備。流人郭昔告崇義爲變。崇義聞之，請罪。上爲之杖，昔遠流之。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爲陳禍福。文喜囚之，會帳下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謂舟能覆城殺將，至襄州。崇義惡之，舟又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及遣使宣慰諸道，舟復詣襄州。崇義拒境不內，上言軍中疑懼，請易以它使。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義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賞，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齋手詔徵之，仍以其裨將蘭杲爲鄧州刺史。五月，田悅卒，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遣兵馬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爲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洛。邢州刺史李共臨洛將張仵堅壁拒守。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舊將也，老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粵而踈之。及攻臨洛，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尙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爲尙書有矣。」諸將惡其異己，共毀之。悅不用其策。六月，張著至襄陽，梁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蘭杲得詔不敢發。馳見崇義，請命。崇義對著號泣，竟不受詔。著復命。癸巳，進李希烈爵南平郡王，加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爲董秦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爲人狼戾無親，無功猶屈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固爭之，上益不平。荆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干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爲前鋒，少誠幽州潞人也。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

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壬子。以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芄爲河陽懷州節度使。割京畿五縣隸焉。秋七月。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爲然。庚申。以炎爲左僕射罷政事。辛巳。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癸未。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大破田悅於臨洛。時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仵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守戰甚苦。仵家無它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真討悅。又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爲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又與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軍于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洛。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却。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衆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解。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納祕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芄將兵會之。八月。李納始發喪。奏請襲

父位。上不許。梁崇義發兵至江陵。至四望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鄧。李希烈引軍循漢而上。與諸道兵會。崇義遣其將翟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追至踈口。又破之。二將請降。希烈使其將其衆先入襄陽。慰諭軍民。崇義閉城拒守。守者開門爭出。不可禁。崇義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于莫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恆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遣錄事參軍董稹奉表詣闕。滔又上表薦之。上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惟岳不從。孝忠德滔爲子茂和娶滔女。深相結。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爲然。希烈旣得襄陽。遂據之爲己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爲河中尹。甲子。以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脅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朞年。軍府稍完。希烈留牙將於襄州。守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冬十月。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李納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李庚說洧舉州歸國。洧從之。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況海沂二州。今皆爲納有。洧與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外來。以爲宰相一也。先白張鎰。鎰以告盧杞。杞怒其不先白己。不從其請。戊申。加洧御

史大夫充招諭使。十一月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溫人王智興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上爲之發朔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馬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爲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慚。官軍乘勝逐之，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甲申，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十一月，李納宋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爲密州刺史。加馬燧魏博招討使。三年春正月，河陽節度使李芑引兵逼衛州。田悅守將任履虛詐降，旣而復叛。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上流。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芑問曰：

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爲諸君破之。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繕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爲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見河東軍捷還。鬪又破之。追奔至三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尸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悅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納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今二丈人卽世。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提出城降。馬僕射自取富貴。無爲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尙書舉兵徇義。非私己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奉尙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爲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斂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衆心始定。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李納軍於濮陽。爲河南軍所逼。犇還濮州。徵援兵於

魏州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齧臂而別。璘遂與其副李瑤帥衆降於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慢罵而死。瑤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洺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丙寅，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進圍深州。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真復說惟岳密爲表先遣弟惟簡入朝，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誄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惟簡旣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悅。悅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見惟岳，讓之曰：「尙書舉兵正爲大夫求旌節耳，非爲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歸尙書，自求雪身，尙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若相爲斬邵真，則相待如初。不然，當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尙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魏博淄青兵彊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柰何遽爲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對扈岌斬之，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東鹿。丙寅，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東鹿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兵馬使王武俊爲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東鹿之戰，使武俊爲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攻恆州，張孝忠引兵西北，軍于義豐，滔大驚。孝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恆州宿將尙多，未易可輕迫之，則并力死鬪。緩之則自相圖。』諸君第觀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識淺，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於是滔亦屯東鹿，不敢進。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於武俊，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

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爲大夫却敵乎唯岳以爲然乃使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王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密二州李納復攻陷之王武俊旣出恆州謂衛常寧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尙書常寧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爲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爲衆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爲福如反掌耳事苟不捷歸張尙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爲然會惟岳使要藉謝遵至趙州城下武俊引遵同謀取惟岳遵還密告王士真閏月甲辰武俊常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遵與士真矯惟岳命啓城門納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士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誅畢華王它奴等皆殺之武俊以惟岳舊使之子欲生送之長安常寧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謀歸咎於中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爲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爲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爲節度己與康日知俱爲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爲朝廷不欲使故人爲節度使魏博旣下必取恆冀故先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

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貝州賂滔，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卽遣王侑歸報魏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官王邳與許士則俱詣恆州，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爲大夫憤邑者？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無敵，恐爲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邳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尙書而存之。大夫自留糧馬以供軍，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鎮連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卽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且令知深州事，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於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沂已爲納所據，洧竟無所得。李納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嚴，都虞候李士真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真劫之，與同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真長卿爲二州刺史。士真求援於朱滔，滔已有異志，遣大將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詣深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領用。

事。上遣中使發盧龍恆冀易定兵萬人詣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敕裝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遣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士真爲恆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怱與滔同縣人，其母滔之姑也。滔使知幽州留後，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爲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怱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曰：李惟岳負恩爲逆，謂孝忠歸國，卽爲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旣爲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深知其心，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它日必相念矣。雄復欲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怱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礪兵，獨居彊寇之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束鹿，詰旦將行，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喧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柰何違敕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頊等矯謂士卒曰：汝輩勿喧，聽司徒傳令，衆稍止。雄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卽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纊，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

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匹。至之州西境。盡爲馬僕射所奪。司徒但處范陽。富貴足矣。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誼悖。乖失軍禮。衆聞言。不知所爲。乃曰。敕使何得不爲軍士守護賞物。遂入敕使院。擘裂殺之。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卽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爲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衆莫敢前却。進取寧晉。留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東趣寧晉。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爲恆冀團練副使。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它鎮。深趙終爲大夫之有。何苦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華彙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已爲同列所忌。至是爲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曰。華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爲內應。故得超遷。是將覆大夫之軍。大夫宜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忍殺。奪職使歸私第。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人出城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大敗而還。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甲子。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如撈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櫛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帥

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孫也。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玄卿爲洺州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初，李抱真爲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鉞，鉞犇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數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宜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我寧得獨戰邪？」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尙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洺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洺州隸抱真，請玄卿爲刺史，兼充招討之副。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上皆從之。盧龍節度行軍司馬蔡廷玉惡判官鄭雲達言於朱泚，奏貶莫州參軍。雲達妻朱滔之女也。滔復奏爲掌書記。雲達深構廷玉於滔，廷玉又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滔在幽鎮，事多專擅，其性非長者，不可以兵權付之。滔知之大怒，數與泚書，請殺二人者。泚不從，由是兄弟頗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歸罪於廷玉等，以悅滔。甲子，貶廷玉柳州司戶，體微萬州南浦尉。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髻中，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賜名園腴田，錦綵金銀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任，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

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朱滔王武俊自寧晉南救魏州。辛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滔行至宗城，掌書記鄭雲逵參謀田景仙棄滔來降。丁酉，加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辛亥，置義武軍節度於定州，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懼呼動地，滔營於愜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爲襲己，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觀豐而動。懷光曰：彼營壘旣立，將爲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滔於愜山之西，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爲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蹈藉，其積如山水，爲之不流。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夕，滔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絕官軍糧道及歸路。明日水深三尺餘，馬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滔欲許之。王武俊以爲不可，滔不從。秋七月，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後數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距。李納求援於滔等。滔遣魏博兵馬使信都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不克。遣兵馬使李克信、李欽遙戍濮陽南華，以拒劉洽。甲辰，以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兗鄆登萊齊州節度使，討李納。又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澶相節度使，加朔方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神策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圖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引兵趨趙州，王士真解圍去。

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恆州。八月辛酉。以涇原留後姚令言爲節度使。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冬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同平章事。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爲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恆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恆冀判官鄭濡等。共議請與鄆州李大夫爲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衆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爲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旣無名。有功無官爵。爲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爲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羣下上書曰牋。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爲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書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爲司禮尙書。華竟不受。嘔血死。以兵馬使衛常寧爲內史監。委以軍事。常寧謀殺武俊。武俊腰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斬之。李希烈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爲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爲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李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四年春正月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疎傲敢大言。好論兵。中書侍郎關播奇之。薦於上。以爲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爲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卽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往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爲人眇小無須。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以判官周晃爲汝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留守鄭叔則入保西苑。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騎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甲午。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爲將割啗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館真卿而禮之。希烈欲遣真卿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密啓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爲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召顏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

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它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戊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爲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畤。行營兵萬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郟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南路遂絕。貢獻商旅皆不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二月丙寅。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爲河陽軍。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三月戊寅。江西節度使曹王臯敗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黃梅。斬之。辛卯。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臯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臯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爲蘄州刺史。王鏐爲江州刺史。淮寧都虞候周曾鎮遏兵馬使王玠押牙姚愔。韋清密輸款於李勉。李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秀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爲節度使。使玠愔清爲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驃軍三千人襲曾等。殺之。并殺玠愔及其黨。甲午。詔贈曾等官。始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犇劉洽。希烈聞周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丁酉。荆南節度使張

伯儀與淮寧兵戰於安州。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馘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夏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爲之副。以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爲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節度使曹王臯爲之副。上督哥舒曜進兵。曜至潁橋。遇大雨。還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却之。五月乙未。以宣武節度使劉洽兼淄青招討使。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於清苑。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尙書馬寔爲留守。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張升雲犇滿城。會晟病甚。引軍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旣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還。魏橋遣其給事中宋端趣之。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謂武俊曰。滔以熱疾。暫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爲。端還報武俊。自辨於馬寔。寔以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實無它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者見滔。謝之。滔乃悅。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六月。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尙可謝。况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爲將尙知愛百姓。况天子豈專以殺人爲事乎。今山東連

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庚戌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秋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烈將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爲其將康叔夜所殺。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傍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

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公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西邊有兵，諸廐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覷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謂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

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於滬澗。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太半。漢臣犇大梁。德信犇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上以諸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謨爲荆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誼。以戶部尙書蕭復爲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爲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爲右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復嵩之孫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上發涇原等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旣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澧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餒。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令言入辭。尙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軍士射令言。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呼曰。諸君失計。東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爲族滅之計乎。軍士不聽。以兵擁令言而西。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百

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上遣普王誼、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小民聚觀者以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竇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使普王誼前驅，太子執兵以殿，司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聞蹕謁道左，遂以其衆從。曙，曖之弟也。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聞之，帥麾下四百人從。乃使建居後爲殿。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怏怏。臣嘗謂陛下旣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數而過。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鞦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中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陽。頔頓之從，父兄弟從一，齊賢之從孫也。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謹譟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出而復入，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戊申旦，泚徙居白華殿，出榜於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陲。

不閑朝禮。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已權臨六軍。應神策等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卽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絡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衆。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蘇棄止之。棄。良嗣之兄孫也。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庚戌。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爲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泚。泚於是自謂衆心所歸。反謀遂定。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辛亥。以渾瑊爲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爲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爲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爲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數十騎召之。秀實閉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

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己皆爲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人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爲受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淑湊之兄也。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左右猝愕，不知所爲。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

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已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海賓縗服而逃。後二日捕得殺之。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鳳翔節度使同平章事張鎰性儒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於行在。後營將李楚琳爲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爲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爲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託事不時發。鎰方以迎駕爲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鎰縋城而走。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竄出。抗爲傭保。負荷而逃。皆免。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尙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尙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爲御史中丞。抗爲侍御史。楚琳自爲節度使。降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犇於楚琳。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以姚令言爲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爲司空兼侍中。源休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爲吏部侍郎。樊系爲禮部侍郎。彭偃爲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滔爲皇太弟。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於休。休勸泚誅剪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蔣鎮爲門下侍郎。李子平爲諫議大夫。竝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懷刀欲自殺。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勸泚誅朝士之竄匿者。以脅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衆。樊系爲泚撰冊文。旣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膠水蔣沈詣行在。爲賊所得。逼以官。沈絕食稱病。潛竄得免。哥舒曜食盡。棄襄城犇洛陽。李希烈陷

襄城。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爲之增氣。姚令言之東出也。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爲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况知涇州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通夕輸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爲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況爲行軍司馬。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章事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爲廬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潛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翊言於上曰。臣與寧俱出京城。寧數下馬便溺。久之不至。有願望意。會朱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寧爲中書令。渾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翊使蓋屋尉康湛詐爲寧遺朱泚書獻之。杞因譖寧與朱泚結盟。約爲內應。故獨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後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乃赦其家。朱泚遣使遺朱滔書。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於洛陽。滔得書。西向舞蹈。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李懷光帥衆赴長安。馬燧李芄各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洛。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爲元帥。張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爲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爲同華等州節度使。拓東土以扞關東之師。李日月爲西道先鋒。經略使邠寧留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

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曳車塞門。縱火焚之。衆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爲梯衝。韓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玄孫也。泚自是日來攻城。瑊遊瓌等晝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天。普潤戍卒亦歸之。有衆數萬。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爲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外泊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

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祓氛，旋復宮闕而已。田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洛。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恆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壬戌，悅送武俊於陶館，執手泣別。下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爲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爲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爲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戰，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爲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旣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爲福之道也。今諸道幅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爲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聞難引兵入援。與泚衆戰於見子陵，破之。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癸亥，進屯東渭橋。朱泚夜攻奉天，東西南三面，甲子，渾瑊力戰却之。左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乙丑，泚復攻城，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

身先士卒。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東蒲爲身而葬之。李日月泚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城下。泚歸其尸於長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己巳。加渾瑊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壬申。王武俊與馬寔至趙州城下。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以隴右營田判官韋臯領隴右留後。及郝通犇鳳翔。牛雲光詐疾欲俟臯至。伏兵執之以應泚。事泄。帥其衆犇泚。至汧陽。遇泚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臯中丞。玉說雲光曰。韋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臯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純耳。雲光從之。臯從城上問雲光曰。曷者不告而行。今而復來何也。雲光曰。曷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復來。願託腹心。臯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無疑。衆乃可入。雲光以臯書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臯宴玉。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弁詣奉天。復遣使求援於吐蕃。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爲奉義軍。擢臯爲節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臯鳳翔節度使。臯斬之。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希

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爲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休顏。夏州人也。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愈。聞上幸奉天。帥衆將犇命。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爲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爲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恆州。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爲之尋求不獲。意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偕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士尙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衆曰。至河西。悉以分賜。衆利之。西屯蒲城。有衆五萬。齊運。惲之孫也。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尙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于七盤。敗泚將仇敬。遂取藍田。可孤。宇文部之別種也。鎮國軍副使駱元光。其先安息人。駱奉

先養以爲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爲衆所服。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望之據其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數遣兵攻元光。元光皆擊却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卽以元光爲鎮國軍節度使。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救於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所遣兵皆晝伏夜行。泚內以長安爲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僦。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羶。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輶輻。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便與卿別。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歔不自勝。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皆爲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兵。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爲裹瘡。入夜泚復

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並北山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在。藏表於蠟丸。詔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爲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韶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中數十矢。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韶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癸巳。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旣退。從臣皆賀。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爲忤。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重圍旣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爲城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衆。泚旣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尙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或謂泚曰。陛下旣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爲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曰。強授之。則人懼。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涇原卒驕。皆不爲用。但守其所掠資貨。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李懷光性粗疎。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旣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翊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翊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

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口。以應之。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爲賊據長安。末期收復。欲強取之。佶不可。少遊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帛。佶有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爲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臯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臯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僞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

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透。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贊又上疏。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又曰。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又曰。陛下慣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窮。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恆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儉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而上慮欺誕。故容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旣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

加質問。遽卽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贊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

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聘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復。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願望。畏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聘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復。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又曰。昔趙武啞啞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詘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誼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貞爲恩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宦官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爲殺之。乙丑。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爲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微

爲職方郎中。贄上奏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例加兩階。今翰林獨遷官。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冬。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邳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滔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度河。共取大梁。悅心不欲行。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瑄見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扈寧等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爲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泚旣爲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爲留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爲所容。況同盟乎。滔爲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韓國之兵。南向渡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爲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爲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寧等皆以爲然。王武俊聞李瑄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曷以宰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邪。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爲王。固已輕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吾屬皆爲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爲

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犇宋州。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以澄爲尙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江淮大震。陳少遊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誥結李納於鄆州。以給事中孔巢父爲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晉爲河北宣慰使。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尙有所虞。竊以知過。

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旣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疇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爲恆冀宣慰使。

朱泚更國號曰漢。自稱漢元天皇。改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卽皇帝位。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爲侍中。孫廣爲中書令。李綏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爲大梁府。分其境內爲四節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峯齋赦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遊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爲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沂江詣行在。至蘄口。遇少誠入寇。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戍。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少遊懼。厚斂所部以償之。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悅供承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永濟。遣王邕見悅。約會館陶。偕行度河。悅見邕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戰守踰年。資儲竭矣。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滔。滔聞之。

大怒曰。田悅逆賊。鄰在重圍。命如絲髮。使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赴之。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辭不受。今乃負恩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卽日遣馬寔攻宗城。經城楊榮國攻冠氏。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奕器皿車牛以去。悅閉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分兵置吏守平恩永濟。朱滔引兵圍北貝州。引水環之。刺史邢曹俊嬰城拒守。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又拔武城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譏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利矜功。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卽命去其榜。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已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

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爲之悵悵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如何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爲復痛自脩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盾。願陛下明加辨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爲此悵悵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僞相揉。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辨也。辛卯。以王武俊爲恆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張孝忠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右僕射。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爲本道節度使。前深趙觀察使康日知爲同州刺史。李納爲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戊戌。加劉洽汴滑宋亳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衆授之。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厚恤其家。時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爲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衆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朱泚既自奉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

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己，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尙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敕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尙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

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搃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犇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迴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遽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難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

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券。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大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位殺之。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爲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郤成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璿。璿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旣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

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鬻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於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以爲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鹽亭嚴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整屋。以來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旣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藁火於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讐服。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勛裹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犇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爲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遊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爲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寧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覲。皆守將也。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旣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

將之。足以誅泚。況諸道必有仗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令昇鸞爲內應。以驚脅乘輿。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命瑊戒嚴。瑊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臥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歔歔而返。迺聞上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于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盩厔。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爲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爲吏部尙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盩厔。三將曰。彼使我爲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因目增曰。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衆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衆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先是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彊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忍擊之。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爲魏博宣慰使。巢父

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爲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旣歸國。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孔巢父宴飲。緒對弟姪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旣而悔之。曰。僕射必殺我。旣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卽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內夾道。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粵。判官許士則。都虞候蔡濟議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變。士則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旣明事泄。乃出門。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粵謀反。昨夜刺殺僕射。衆大驚。誼譁。忠信未及自辨。衆分裂殺之。扈粵來及戟門。遇亂。招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扈粵。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五兄。雖悔。怒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真王武俊引兵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也。卽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將步騎五千助馬寔。合兵萬二千攻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滔別遣人入城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遣隨軍侯臧詣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已定。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尙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盛彊。其亡可跂立而待也。況昭義恆冀方相與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

行在城守以俟命。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衆不可彊，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都虞候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日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旣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曹俘掠，衆許之。懷光乃謂景略曰：「曷者之議，軍衆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南，高固曰：『昕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爲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光子旻在邠，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何以自明？」遊瓌曰：「殺旻，則懷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爲右廂兵馬使，聞之，泣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夷，不可典兵。」懷光囚之。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尙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爲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

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慚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及富平。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犇于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刺史李紆懼。犇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懷光使其將符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覲帥獵圍七百圍之。嶠請降。詔以覲爲渭北行軍司馬。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使。庚寅。車駕至城固。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爲爵位恆宜慎惜。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旣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贄在翰林。

爲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贊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贊數直諫。迂上意。盧杞雖貶官。上心庇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贊恩遇雖隆。未得爲相。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太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脩辦。初。奉天圍旣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爲楚琳殺帥助賊。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

略勿以小不忍虧橈興復之業也。上釋然開寤，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丁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庚子，詔數李懷光罪惡，敍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等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夏四月壬寅，以邠寧兵馬使韓遊瓌爲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爲奉天行營節度使。靈武守將寧景璿爲李懷光治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爲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殺之。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與賊爲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爲河中同絳節度使，前河中尹李齊運爲京兆尹，供晟軍糧役。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爲魏博節度使。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尙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鎧將卒七百從瑊拔武功。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等攻武功，鎧以其衆迎降。瑊戰不利，收兵登西原，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旻大破之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鑿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鑿爲涇原節度使。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

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贊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阮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讎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旣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變輿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辰。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尙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

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敍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曷蒙開諭得棄逆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間胡虜，辱爲兄弟。武俊當何以爲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爲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吐蕃旣破韓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鑾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尙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旣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蹠。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人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尙眷眷於犬

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賊戾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餽。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筭。思爲大王立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猶豫不擊。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命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

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貨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旣內慚。又恐范陽留守劉忬因敗圖己。忬悉發留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爲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恆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固烈悉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柰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卽牒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澀。滄州錄事參軍李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爲一軍。華從之。遣宇奉表詣行在。上卽以華爲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謀人覘晟進軍之期。皆爲邏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掾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

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犇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使度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尙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壬辰。尙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誥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夜聞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敗泚衆於澧西。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麴村。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而入。佖演引騎兵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猶近萬人。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尙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

中股粟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尙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於市。王武俊旣破朱滔還恆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晟在渭橋。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旣克長安。乃謂之曰。曷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犇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柰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將梁庭芬射泚墜。阮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犇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贄上奏以爲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尙未循拊。而首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諭蒸黎。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沈等。己酉。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尙可孤各遷官有差。以檢校御史中丞田希鑒爲涇原節度使。詔改梁州爲興元府。甲寅。以渾瑊爲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差。

朱泚之敗也。李忠臣犇樊川擒獲。丙辰斬之。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面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犇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戊午。車駕發漢中。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瓘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庚辰。詔遣給事中孔巢父齎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略元光尙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勳臣。賞賜豐渥。李晟爲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曹王臯遣其將伊慎王鏐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臯遣別將李伯潛逆擊之於應山。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爲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厲鄉。走之。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

發怒誼諫。宣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爲拒守之備。初，肅宗在靈武，上爲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爲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爲左散騎常侍，亞爲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朝野皆屬目附之。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柰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爲意。懷光旣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爲亂根。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先是，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於同州。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於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爲所敗，不能進。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壻要廷珍守晉州，牙將毛朝敷守隰州，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上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

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常。上喜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爲左金吾大將軍。丙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朱滔爲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爲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己亥。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李勉累表乞自貶。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於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爲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尙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卽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詣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爲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尙在座。晟顧之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

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甲午。以澄爲汴滑節度使。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犇歸蔡州。李澄引兵趨汴州。至城北。恒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鬪。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珏爲汴州刺史。李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尙爲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版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必負陛下。願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其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

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卽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旣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吏部尙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卽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爲相。則罷之。旣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尙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爲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慚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令將士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卽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眞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粟帛入貢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貞元元年春正月癸丑。贈顏真卿司徒。諡曰文忠。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柰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爲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爲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恕己之孫也。三月。李希烈陷鄧州。戊午。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爲鄭滑節度使。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鄘抗言逆順。無所慚隱。懷光囚之。鄘邕之姪孫也。馬燧軍于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夏四月丁丑。以曹王臯爲荆南節度。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燧瑊爲招撫使。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韓遊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柰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晏遽引兵去。懷

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六月辛巳。以劉玄佐兼汴州刺史。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怱知軍事。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旣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皆觀我彊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覷之心。三也。懷光旣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敍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旣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衆。且其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爲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上許之。壬子。以劉怱爲幽州盧龍節度使。八月。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離堡。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

光遣卒罵之。又爲優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遠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捉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瓘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瓘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願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瓘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瓘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慚。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李瓘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瓘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勣。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鄴於獄。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遊瓌遂以朝晟爲都虞候。上使問陸贄。

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贊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爲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覬。又曰。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恃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而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又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儉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

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收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駱元光殺徐庭光。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矣。

盧龍節度使劉怱疾病。九月己亥。詔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怱尋薨。二年春正月。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衆來降。甲申。以仙奇爲淮西節度使。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卽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敍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能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

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曠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請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曷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鎮海節度使韓滉薨。夏六月。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四年春二月。李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旣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問難。卽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

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臯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爲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五年。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爲懷光後。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衛率胄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

七年春二月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

八年春三月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臯薨。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庚午。玄佐薨。

夏六月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十二年春三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尙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爲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軍事。年十五。乙亥。發喪。推季安爲留後。

十七年夏五月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

秋七月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爲節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二 藩鎮連兵

一百七

國家圖書館



004638025



.3

2

籍